裴子言醫

裴子言醫卷之二

鹽官裴一中著　男裴幹健飛較正

同邑吳蒂昌閱　孫　晉颺授三訂

何柏齋先生水腫論曰、造化生物水火而已矣、不可使之偏勝、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澇物亦不生水偏盛也、水火和平、則物生矣、人之飲食、運化於脾胃實繇水火二氣、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則脾胃燥、水盛則脾胃濕、皆不能化物、水腫之病、盍繇水盛而火不能化也、火衰則不能化水、故水之入于

湯川化痰二字大戕脾胃甚矣之大不覺

脾胃皆滲入血脈皮肉而為腫此自然之理也導其水水氣少減復補其火使二氣和平則病去矣余每讀此論未嘗不嘆何先生之窮理也而又未嘗不歎何先生之不甚窮理也何也造化生物之水火與脾胃運化之水火是人與物所自有也非外來者也旱澇之水火與作腫作燥之水火非人與物所自有也是外來者也外來者可見之水火也養人物者也自有者不可見之水火也生人物者也先生之所謂水腫之水乃可見之水也邪水

道假口于攻子乎

指此之謬昭如日月之明

也所謂火衰之火乃不可見之火也真火也真火邪水絶非對體之物先生以之對待而言將認水腫之水爲眞水乎邪水乎將認火衰之火爲邪火乎眞火乎抑認作腫作燥之水火即脾胃運化之水火乎非脾胃運化之水火乎邪正兩明客主無辨先生不認賊爲子必認子爲賊矣嗚呼先生胡爲作此論也以昔人治水有補火之一說爾不思補火之說即虛則補母之說也其意蓋曰水腫之病緣脾虛不能運化脾虛不能運化緣火衰不能

所補火之本旨

排洞理之未安

生土法當補眞火于脾土之中則土旺而水有所製不爲腫矣是知補火者補火以生土也非補火以勝水也先生乃謂火衰則不能化水水氣少減後補其火使二氣和平則病去豈理也哉余敢以火衰則下添入脾虛兩字使二氣和平五字直刪去于義始圓爾雖然治水亦不一法矣有補脾而愈者有瀉氣而愈者有針刺而愈者有祛風淸熱毒而愈者有開鬼門潔淨府而愈者有解痞瘍逐痰飲消陳積與行瘀血而愈者豈補火一說足盡

評治例之謬執

法之變乎既云補火則熱藥矣熱藥則附子肉桂乾薑矣設遇乾咳吐血聲啞咽疼骨蒸盜汗與夫一切鬱熱內實之人而兼水臟之病豈可遽執補火一說而以熱藥投乎又豈補脾瀉氣針刺祛風清熱諸法可悉置勿問乎執其一廢其百吾知其誤人也多矣王宇泰謂先生醫學未精論水火則從所未察噫柏齋先生儒者也雖不精醫安足病宇泰先生儒而精醫者也不克補偏救弊而猶深取其說誠可惜也夫誠可惜也夫

世風之衰天乎人也

四十年前之人、雖多服久服當歸地黃門冬知母等濕潤之藥、不見有傷脾之患、今時之人、則不必多服、久服、而食減、胸膨、肌浮、腸滑之證、旋接踵焉、噫。是欲養血滋陰之法。僅可行于四十年之前。而不可行于四十年之後耶。非也。世風衰而真元薄也。雞豚牛羊之餘食蔬者有幾。瓜梨蒲萄之餘食粟者有幾。酪漿乳酪之餘。食羹者有幾。其助之則姜桂椒蒔。其和則油鹽醃醬。嘗而煎炒燒炙。與而脯腊膾糝醉酢蒸酥。與凡百巧為滋味。以佐長夜之

言深中誘之心藥往潤與脫其處竟止痰病而已別

豪觴富貴之家，斯已濫矣。市非之壯靡有止焉。且也義命之理蔑然，怨尤之心横起。趨利趨名，覩昔孰冷而孰熱；患得患失，覩昔孰淡而孰濃。世故紛挑，晨昏競出，酬應之間，覩昔孰勞而孰逸。至有素風爲鵰恬退自公之人，則又世網彌天，人情叵測，而憂思驚怖之懷，更不知其孰多而孰少也。如是而欲求脾胃元氣之不薄于今日，則戛戛乎難之矣。而謂富峙地黃門冬知毋等滋潤之藥可恣投而勿顧乎。

此附不同可火

其所以能乾乾不息者果何物乎

古何脾胃爲都市都市者四方商賈之所聚集藏貨之大市也

或曰、養血滋陰之藥、世皆用之以補虛勞不足者也、子且謂有傷脾之患、而大補脾丸中、反多耗氣之藥、則何如、曰、此深有當乎脾胃元氣本然之妙、而人不知也、夫脾胃元氣本然之妙、乾乾不息者也、晝夜循環于藏府肢骸官竅間、若天行之健、而未始或停也、丹谿所謂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是也、故此方雖用人參白朮補氣爲君、而又以滲濕消痰之茯苓半夏爲臣、更以開滯疏壅之枳實山查陳皮厚朴木香砂仁黃連神麴芽穀爲佐

以展來旋上旋聚旋散乃爲天下生化之源若來而不去聚而不散何生化之有此方妙合此旨若求須得加減法隨宜加茯苓木滯結加香嘔有痰者黃連加茯苓乾薑熱無偏弊

使名爲大補而實無有所謂大補之藥唯使腸胃通調胸膈和利能飲能啖不失其常降濁升清時雖有開旋推以陳旋致以新助彼乾乾不息之妙而已矣雖無所謂大補之藥而大補之理實具焉以故每施脾胃氣衰之人爲脹爲腫爲痞爲痰爲久瘧久痢與高年百損產後諸虛而不克加餐等病服獲奇微不然則山查枳實厚朴陳皮等藥耗元氣者也曷有補于人哉

夫既曰爲脹爲腫爲痞爲痰爲瘧爲痢爲高年百損

與產後諸虛、是不一其病矣、不一其病、則亦當不一其治矣、乃以一大補脾丸、而通治之、抑又何也、曰天下事從綱則簡而易得、從目則頥而難求、理之必然也、不善為治者、從病之目、從目則脹以脹治、脹以脹治、痞以痞治、痰以痰治、瘧痢以瘧痢治、高年與產後、亦以高年產後治、治不勝治、孰知統宗矣、善為治者、從病之綱、從綱則雖知有脾胃而已矣、知有脾胃、則條目在彼、綱領在我、而脹者脹者痞者痰者瘧者痢者高年有損與產後諸虛者、

皆可勿問矣何也脾胃者化水穀而生元氣者也元氣生則自能運行其滯而脹者寬痞者平矣自能運行其濕而痰者消腫者退瘧痢亦可止矣又自能運行其營衛以充養乎形軀則高年無百損而產後無諸虛矣素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不可不深察也

先哲有言曰脾胃氣衰諸病未有若參苓白朮散之多驗噫信斯言也則參苓白朮散亦可謂大補脾藥矣何不以此治脾胃氣衰諸病而必用有消導

二語可解從來參苓

又申言大補脾丸妙用

藥之大補脾丸哉曰參苓白朮散者治無邪氣之脾胃氣衰者也大補脾丸者治有邪氣之脾胃氣衰者也有邪氣之脾胃氣衰者不足而兼有餘也故不得不寓攻于補又不得不寓補于攻寓補于攻則補而不滯雖補亦可借以為攻寓攻於補則攻而不峻雖攻又未嘗不因以為補也二方雖同其旨而實不同其用若遽執脾胃元氣不足不顧所夾有餘之邪而惟事補是益有餘而損不足必致脹者愈脹痞者愈痞痢者愈痢瘧者愈瘧而脾

長沙深心後何以加

胃之元氣亦益以傷敗不能食且飲而死已不但誤天下人盡視人參白朮爲鴆毒而不敢用并誤學者將脾胃元氣之肯等之弁髦而凡遇似有餘實不足之候亦寧俟其死而勿救矣流弊曷有極哉

一宦者以積勞後間發往來之熱浸至形神枯槁懶於動止水穀日損不知味累越月矣諸醫皆作脾虛治而用補中湯歸脾湯參苓散及大補脾丸等藥未嘗非也而究皆罔效余視之六脈濇且濡兩

之宰大可療

此紫河車補脾者幾人

尺特甚、曰、此屬脾虛病也。然不直脾虛病也。乃腎虛之脾虛病也。治當於兩腎中培化原之本、則脾始充而病斯已矣。若徒事於术、安效之臻。遂屏諸藥、以紫河車一具爲君、熟地黃二兩爲臣、杜仲、山茱萸、破故紙、山藥、芡實各一兩、茯苓、益智、宿砂、青鹽各八錢爲佐使、製每如法、即以河車、地黃二味酒煮搗丸如桐子、命名河車補脾丸、俾服之、不踰月而形氣飲啖俱如初、病旋已。或叩而問其故、曰、無他、虛則補其母爾。或乃顧余大聲曰、予慨矣、脾

宜僅脾胃之本

屬土。火能生土。欲補其脾。則當補心。於腎何與。曰心。但屬火。非即火也。火乃人身之元陽。與坎水互藏。于兩腎脾土生化之原。悉根于此。乃眞母也。此予所以不補心而補腎也。夫既補火而不用桂附乾薑等熱藥者。獨何與。素問曰。壯火食氣。少火生氣。桂附乾薑。乃壯火食氣之品。虛寒甚者則可用今此病未至虛寒之甚。故僅取河車故紙益智茱萸等少火之品以補之爾。夫既補火而又兼補水之藥者。獨何與。曰。予但知火能生土。而不知水亦

之水泄漏天機

讀至此始悟裴子用方不苟

能生土脾坤土也爲離火所生胃艮土也又爲坎水所生子如不信請觀卦位坤土何以居離火之次而艮土又何以居坎水之次耶是則人參白朮乃補脾勝藥獨罷之勿用者又何與曰此方以腎氣虛而脾無所稟急欲下達以固腎而救脾故不但用辛而能潤腎之縮砂爲嚮導而又加鹹能下降之青鹽爲直入之兵毫不敢雜他藏藥以分其勢遂加參朮則參朮乃脾家藥勢必顧戀乎中州不能無遲遲其前之勢急欲入腎以培土而加餐調

宗斯理也定生理也安說營營有天下者是

將能乎。或始爲之難。難。

久病後。不可恣投以藥。且無論藥之謬。即對病者亦不可不慎。何也。人之元氣以胃。氣爲本。胃氣又以穀氣爲本。久病之人。與穀氣久睽。則所喜者食物。所惡者藥物。理之自然也。此際正當以食物。投其所好。以養胃。氣胃氣旺。則元氣亦旺。不補之中有至補者在。何用此怫意之物。妨碍胃氣。邪。素問曰。得穀者生。失穀者死。未嘗曰。得藥者。生。失藥者。死。也。例藥之攻疾。猶刑罰之除殘。食之養生。猶德教。

病後好補者鑒之

之。治。平。也。疾已。而猶藥之。不幾於刑罰治平同類

而用邪。今之醫者。不明此理。每遇病久年老。必謂

氣血兩虛。還須大補。其藥不外當歸地黃枸杞故

紙山藥菟絲蓯蓉參耆苓朮等類。不煎則丸。恣投無忌

有服之而飲食反減者。有服之而作瀉作嘔與脹

滿者。甚至脇脹不能食而反生他証者。名為補人

而實害人

病叢有縱口吻而死者矣。亦有絕其欲而亂其死者

焉。世鄉不察。幽潛沉寃有衆矣。念及此深為酸鼻

不老兩法
節消飲食
治人要訣
大延若心

夫飲食養生物也。可節而不可縱。然亦不可使之絕。故節之則生。不節而縱。且絕則死。縱而死。病者之責矣。絕而視其死。伊誰之責邪。如傷寒傷風傷食等有餘之病。或脹或痛。或嘔或吐。感之暴而脉雖疾有力。且無虛証之兼者。雖不與之食亦可也。此不可與而不與。是節之非絕之也。及久病久虛久不飲食之人。陡覺穀氣馨香。欲求啖而不敢遽啖。正胃氣將回之候。法當徐投粱粥。或少與適口不助邪之物。以充胃氣。胃氣充則元氣亦充。而病

蕭模作此 一汗 稍根號々

自無不愈。若概視飲食爲毒藥而不與、是絕之非節之也。則幾微之胃氣、將安恃乎。

一士人年近五十、因勞病暑、身熱煩躁、醫爲傷寒、概表之、遂汗多不止、氣短神疲、口大渴、脈細疾而無倫、狀之甚弱、余曰、寒傷形爲有餘、暑傷氣爲不足、六脈虛疾、若證明矣。急宜先保元氣、用人參二錢、麥冬三錢、五味十粒、煎服、次日脈證俱減、再以前湯合四君子與之、二劑後、進粥稍許、繼而漸倍、亦可謂安穀者昌矣、而越宿汗復大出、手足冷至肘

正所謂十分賢十分試一十分十

脈。脈微且數。按之如無。曰。虛極矣。汗。多。亡。陽。所。致。耳。急煎參耆各五錢。桂附朮各二錢。日再進。脈證仍爾。奈何。余竦然悟曰。藥之取効。必賴胃氣之運。化。胃氣虛。雖對證之藥。咸歸罔効。詎必得適口之味。以充胃氣。參耆自然得力。隨詢喜羊肉食否。病者疑異。不敢。諾曰。肉者。胃之藥也。羊肉補氣。與參耆同功。參耆不能補。明是胃虛。以肉充之。胃氣自。強。則運。化。參耆而湊効矣。卽取羊肉酒煮成糜與之食。食已。煎前藥投之。立驗。或曰。子眞好奇。

中庸之道

開千古俗人之迷

凡可犯陰寒之證者皆歸無遺其名從陰心理學旁自明

大病後。水穀且不敢輕進。況于羊肉。不死幸矣。曰。古人業有人參羊肉湯。大培虛損。予乃救之。特分用耳。何奇之有。或默然。

陰

證俗論。必歸房勞。又必歸傷寒。而不及雜病。且專責男子。而不及婦人小兒。殊爲可怪。夫陰證即虛寒證。亦即陰陽證也。男女老幼雜病傷寒皆可犯。何見而必歸之房慾邪。如產婦陰血病後崩漏過多。又如卒然大吐血不止。與霍亂吐瀉無度。有因汗吐下太過。及爲寒涼藥所傷。或暑月恣意追涼。冬

月忍飢勞倦。爲寒所中。凡此之類。皆能令人元氣暴脫。忽變爲手足厥冷。體疲無氣。脈微欲絕。與房慾脫陽之證。狀無纖毫異。而治法總不外人參附子肉桂乾薑救之。急則生。緩則死。同歸一轍矣。可岐而二之哉。通乎此。則陰證未嘗不犯于有慾之人。而無慾之人之證。亦未可遽謂必不犯此也。從未有發。敢爾僭及。

一人咽喉痛。不能飲食。時作時止者半歲。吹喉藥。消痰降火藥。草汁藥。咸罔効。予診得兩寸洪大而虛。

尺部沉而無力、兩足苦煖、畏寒、口喜冷飲、甫下咽旋越出、此腎火虛而亢上、下眞寒、上假熱也、斷不可用寒冷反治之藥、法當從其性而伏之、隨處六味丸料加肉桂附子、炒黑乾薑、水煎入青鹽少許爲向導、冷而與之、三劑旋愈、或問熱藥冷飲何以解、曰上焦是假熱、下焦是眞寒、以眞熱之藥冷與之、則下咽之初暫得冷、藥以自快、漸達下焦熱性始發、從其窠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火下降矣、節韓氏假對假、眞對眞之義也、亦卽素問寒因熱用、熱

因。藥。用。之。義。也。嗚呼。甚有陰盛格陽。而為面紅口渴煩躁喘咳、發狂之証。誤認有餘之熱。以寒涼之藥進而斃者。吾不知其幾矣。

六氣之理。如權衡然。既燥則不濕。既濕則不燥。偶有所謂流濕潤燥。並行不悖。邪門流濕與潤燥非兩事。所重只在流濕一邊。蓋燥本乎濕。流濕便可潤燥。非徒流其濕。又潤其燥也。如一人、瘧久不已、發時、必燥渴恣飲、更嘔噦胸膨而面黃瘁、此濕盛為原之候也。醫不審、日以補中湯加知母門冬烏梅

花粉等類治之益劇余以蒼朮三兩半夏茯苓澤瀉厚朴陳皮砂仁黃連各五錢作丸俾服每二錢日再進旬餘而安意者服潤劑而渴彌增服燥藥而渴反止其故何也流濕以潤燥也凡久瘧之人必多黃瘦惡水聚於中宮中宮濕甚則生熱熱甚則生燥所以作渴而多飲是燥本于熱熱本于濕流其濕則熱不生熱不生而燥自潤矣遽用滋潤之藥以止渴適所以助其濕助其濕有不愈助其燥乎理甚易明前賢不我欺耳

藥品如熟附子、牛膝、製南星、瓜蒂、人中白、牛黃、蘇合香與急用應病丸散等。務必平時預蓄。以應不時之需。倘爲不蓄。而欲蘇死更生於旦夕之間。恐軒岐復起。亦不得展其奇矣。醫家之蓄藥。與國家之蓄人才。其重同爾。

煎製藥餌。務必得人。得法。不則雖與証對。無効矣。嘗見治藥之家。法曰酒漬者。水代之。法曰炮炙者。生用之。或烈火速乾。而真液未出。或真液沸溢。而別入茶湯。又如藥材爛惡。銚罐腥汚。水類不潔。與他

物及土塵之雜者尤爲不少。如是而欲勉強圖功。不亦難乎。雖然此僅害之細故耳。甚有佞好之子嫉妒之徒。潛布挑生之術。而爲禍大不可言者。可不愼乎。可不謹乎。

醫者勿以其人之病輕淺而易視。易視則輕者必變而爲重。甚至不可救者有矣。凡有治療。勿論病之大小。皆須盡心力以期萬全。無使滋蔓難圖。而遺人以天殃也。傳曰。履霜堅冰至。以言乎漸。是謹也。視以爲難。難斯易。忽以爲易。易斯難。能漸是謹者。

雖有非常之際可坐而定已不則勢雖微甚有極焉

病到危急時非峻重之藥不能救百中之一二今之醫者皆重惜名譽姑以輕平之劑冀其倘中幸而不死則曰是我之功不幸而死則曰非我之罪恐貞心救世者不應如此也貞心救世者必慨然以死生為已任當寒即寒當熱即熱當補即補當攻即攻不可逡巡畏縮而用不寒不熱不補不攻如彥所謂不治病不損命之藥嗟嗟既不治病欲不

君子不強其所不能

損命。有是理乎。倘于此認不的。寧不妨闕疑。以待高明。慎勿嘗試以圖僥倖。庶不負仁者之初心。

醫之道極難知。無學者不知。有學者未便知。無才者不知。有才者未便知。有才有學矣。不克隨時取中者亦不知甚矣。知醫者之難也。今有一等人。設說某某知醫。某某某不知醫。噫知醫固難。而知知醫者恐亦不得容易也。

醫有上工、中工、下工、上工者良工、中工者庸工、下工者謬工、蓋謂庸工之不若良工、謬工之不若庸工

也以理言之庸工雖止不若良工哉非不若謬工乎謬工之殺人殺人而見其跡者也見其跡則人所易知而易遠其為天下之害少庸工之殺人殺人而不見其跡者也不見其跡則人所易忽而易近其為天下之害多譬猶暴君為不善其隱離速而天下之害不甚深庸君未必能為大不善而天下之元氣陰受其賊而不知其陰離緩而為害於天下不既深乎嗚呼庸君誤天下庸醫誤病人一理也

醫到病家未胗視。不。可。先。講。病。必待望而聞。問而切。脈。證詳明。始可斷爲是寒。是熱。是實。是虛。病在某經。當于某經用藥。某日當瘥。某日當危。應藥與證對。而不蹈妄投之弊。近有急欲見長者。未見病人顏色。概抵掌而談曰。某藥可以治某病。此必某病也。當以某藥治之。噫。是猶未命題而先作文以待。矣。鮮有不背題。經而誤人命者。

醫者胸中預。擬一。成見。不得。離病者不爲自諱詳告諄諄亦未可遽執爲眞病情。眞病本也。且待診視

[illegible]此造化
便難

後參校果否耳。至若傳奉者之傳言。延醫者之預達。尤不足憑。蓋學者胸懷空曠。了無執着。始得應變。無方耳。先哲云。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本文反覆詳味。待自家有心得。御以註解參較。庶義理昭然。不爲他說所蔽。若先被其說橫吾胸中。自家竟無心得矣。吾于醫學亦云。

或問。癆瘵痰嗽。治以二冬二母。款花紫菀之屬。十九不効者何也。曰。癆瘵痰嗽。非肺病也。原于先天腎陰虧水不能制火。火無所畏。亢而刑金。金極則鳴。

所謂病在上而治反在下也

耳。此謂水泛為痰之嗽。非風痰熱痰痰飲痰涎作嗽者。此法當峻補腎中真陰。及佐味鹹下降之藥。徐徐引之歸元。始為善。若泥肺病以冀近功。是從本而遺末矣。然則補陰下降之物。其孰為優。惟童便一味為上藥。爾童便味鹹性溫。溫可養元。鹹則歸腎速。而能引火下貫。人身中之氣。血藥也。用治木元虧損之病。則同氣有情。而易入。較効于偏性之草根木皮。甚遠。褚氏謂服寒涼百不一生。飲溲溺百不一死。良以此也。雖然。苟非病者真心悔悛于

微病之時、便能節飲食絕嗜欲愼起居息妄想忽日忽年、內觀靜養、以佐藥餌之不逮、亦未見其能治也、

一人年三十餘、積勞而多欲、遂夜熱兼旬、無盜汗、六脉近數、飲食不減、此勞證之微而未深者也、正與養血滋陰治法甚相合、藥用生地黃三錢、鱉甲醋炙二錢、知母當歸柴胡牡丹皮山茱萸各一錢、黃芩六分、煎服六劑而熱平、遂灸百勞一穴、膏肓二穴、以杜其根、更以河車丸與之調理、不百日、形氣

如胃氣不足者灸火中脘氣海二穴以代

先後天元氣俱飲食不振宜氣不衰且步可知

飲食、脈候、俱如初、而愈、爲可久、曰、勞證最爲難治。當治于微病之時、莫治于已病之後。今此病正當微發之時、故能取効于旦夕間耳。若忽于微而不早爲之治、未有不淀至乾咳、聲嘶、肌消、骨消、食減、脉狀、脈來、細數、而挽之、無從者矣。患此者不可不防微而杜漸也。

一婦頭眩、耳鳴、肉瞤、筋惕、恍惚不得寐、乍作乍止、半載矣。後乃阻經四月、小腹如懷子、醫者疑其娠而安之、忽一日、下紫黑血少許、始識經閉、改用通經

有把握

藥數劑，腹不減，反增惡心嘔噦，渴飲下嚥，旋越出，咽喉焦痛，舌黑無津，衆醫不能解。余診得六脈弦細而滑，兩關尤甚，曰：此頑痰阻滯，血海壅瘀，月事乃阻耳。何以徵之？其脈細而滑者，痰脈也；頭眩耳鳴恍惚者，痰證也；嘔吐不食者，痰客中焦也；舌黑無津，咽喉焦痛者，痰生熱而然也。素問謂治病必求其本，今病本於痰，必以治痰爲首務。遂投礞石滾痰丸八十丸，不動，再投七十丸，小腹微痛，次日又服如數，小腹痛不可忍，將夜半，下如豬肝者四

五塊每幾盈尺更下如破絮脂膜者無計又累累若石榴子紅白攢綴逆絡而下者不啻二三斗小腹頓平痛亦如失其夜異吐痰碗許俱如綠草汁色口角流涎忽變如琴絃之堅因憶丹溪先生謂怪病是痰十居八九良然良然時胸次未平飲食少進用橘紅茯苓各一錢枳實黃連半夏麴各八分水煎入薑汁二匙竹瀝半酒杯二劑後以六君子湯加減更服加味潤下丸調理百踰日乃愈逾年生一子

有病傷寒傳裏熱結不通者已屢經下而腹中按之則仍繞臍堅結若仰死然且其人伏枕不起又累旬肌肉盡燥湯飲幾廢甚至氣怯不足以佈息當此之際攻補不能施其巧計將安出論常法在所必攻不攻則腸胃無緣清水穀無緣進元氣無緣復而人得以生若遽攻則此立槁之形垂絕之氣能堪之乎計必先行補法而後察邪正之緩急輕重以攻之攻後旋復從補補後旋復從攻而又旋復從補則庶幾耳但補與攻皆當以漸而毋驟

日小劑日半小匙日少與何等謹重小深得神景心苦[illegible]先務先

其始也。且以小劑生脈散、加陳皮、煎飲半小匙。飲後稍時無反覆。從少與。繼則或可漸倍。并商攻法也。如腹中鬱熱未清。渴欲冷飲。遂常啖以橘藕瓜棃之屬。潤其喉吻。飲食久疎。胃必弱甚。又當間與焦米湯大棗湯。或扁豆笋蕨萊菔鮮飴糖等湯。隨所好。以蘇胃氣。凡此。皆余平時所謂適口不助邪之物。佐藥餌以不及者也。皆補法也。補既得方可議攻。攻則惟玄明粉一味爲佳。生何首烏煎服亦佳。蜜導膽導。尤爲良法。不應。須詳脈之虛實氣之

盛衰。邪之深。淺。以消滯丸。或小承氣加當歸微下。之。下後。仍須照管元氣。胖。徑。前。而。勿。傾其。有。虛。虛。也。倘其候。果可授餐。亦勿得驟之以濃厚。先以焦米煎汁飲之。次煮熟梨熟蓮熟棗脯等。少與之。無忤。始可徐投漿粥與他物耳。須知此證。腹中攻。不克盡。與傍流者恆多。離期。脉靜。身涼。口不渴。便可開進水穀。慎勿過攻。俟其水穀融液。腸胃充盈。不攻亦可自去。若必欲去盡而後與之食。不將速其死乎。雖然。此皆陽證之攻補法也。亦有元氣內損

陽証變陰者甚衆庸常不覺此理每以誤人良可嘆也

之病治療失宜損中復損內雖熱結外則手足未冷而鼻先寒六脉沉遲或虛疾無倫次則又是陽証變陰之候急當以桂附參薑酌微甚而溫補之又不可與瓜橘承氣玄明粉同日而語治者矣智者於此不可不熟察而通其變噫嘻豈特傷寒爲然哉凡雜病日久鮮有不犯此証者余於治按中篇詳言之矣

一婦年五十許傷寒旬越不得汗其家欲取其汗肩戶寒脈垂暮多衾以劫之病者煩躁悶亂譫妄欲

此水攻法

狂急延余治。甫入臥室。便熱熾熏蒸不可近。速令開牕啓幕。揭去所覆者大半。病者始揚手伸吟。有喜涼狀。徵其舌則赤。舌則焦燥有胎。詢喜冷水飲否。病者不能言。唯頷之。遂與新汲水一大碗。飲盡不食頃。輒戰慄須臾。通身大汗而解。或問辛溫發散藥服十餘劑。不能取汗涓滴。飲以水。汗反大出。其故何也。曰是即水火既濟之義也。譬火燃釜枯。以水沃之。氣液沸騰。必然之理。又何疑焉。衆皆憮然自失

無病服藥之流弊久矣而今爲甚此皆執前人服藥于未病與上工治未病之說而謬焉者也不知服藥於未病者即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善致治者尊賢使能振綱肅紀則政修民和苞桑萬世在茲矣若無故興師則內生反側外兆邊塵不反自貽伊戚哉然則保國保身無二理用藥用兵無二術善衛生者能於平時節飲食慎起居少嗜欲寡營慮使五官安職百體淸和將遊華胥而躋喬松矣苟思患預防綿醫可也明藥性可也讀岐黃

青可也。若以草木偏攻，則寒者戕賊脾元，熱者薰蒸血脈，是猶小人陰柔與順，似乎有德，而國家元氣鮮不為之潛移者。古人謂壁中川柱，壁中添鼠，不可不深長思也。至若不治已病治未病，則又是有說。如肝邪旺，恐傳變于脾，當先瀉肝以平之；心邪旺，恐傳變於肺，當先瀉心以平之之類是也。是則治未病者，治病之未傳也，非治人之未病也。服藥於未病者，調攝於未病也，非未病而先服藥也。二說各有所指，皆非無病服藥之謂也。夫何貪生

者。假爲棲眞玄牝之丹。縱慾者。泥爲嬰兒姹女之術。岐黃帶戒視若弁髦。伐性斧斤。恬如衽席。是以病端甚現種種乖常。帶固根深。卒難期効而猶咎刀圭無補毋乃愚乎。

本草謂上品藥爲君主養命、中品藥爲臣主養性、下品藥爲佐使主治病者。特言其性之剛柔耳、非內經君臣佐使之旨也、王節齋曰主治者爲君。輔治者爲臣與君相反而相助者爲佐。引諸藥達于病所者爲使如治寒以熱則熱藥君也。凡溫熱之藥。

皆輔君者也。臣也。然恐熱之太過也。少加涼藥爲監制使不致有偏熱之虞者。佐也。至臟腑經絡受病之處又須各加引導之藥而使之入此則所謂使也。若遵本草之說則發表之麻黃攻裏之大黃。獨不可以爲君耶。且性與命亦藥力之所能及耶。

王節齋曰。畏。畏其制我。不得自縱。惡。惡其異我。不能自如。此二者不深害。蓋彼既畏我。我必惡之。我既惡彼。彼亦畏我。我雖惡彼。彼無忿心。彼雖畏我。我

能制彼如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黃耆畏防風而黃耆得防風其功愈大之類是也至相反則兩仇不共共必爲害然大毒之病又須大毒之藥以攻之甘草芫花相反藥也而蓮心飲以之治癆瘵黎蘆細辛相反藥也而二陳湯以之吐風痰又四物湯加人參五靈脂以消血塊感應丸以巴豆牽牛同劑爲攻堅破積之需相反之中亦有相成之妙此古人達至理于規矩準繩之外故用之反以爲神非好奇之私而以人命爲僥倖也

一高年糾患怔忡不得臥且兼懊雜惡心不知味三証其脉數而滑右關特甚此濕痰凝聚中州使然是胃病非心病也衆醫不識咸謂心血不足而用當歸地黃人參五味遠志門冬酸棗仁之類治之反致目眩頭旋見粒嘔噁余以半夏四錢爲君蒼术茯苓砂仁黃連橘紅澤瀉各八分爲佐使二劑而安繼以此方加白术人參竹瀝姜汁作丸與之服浹旬全愈或曰怔忡一証獨無心血不足者乎曰心血不足之怔忡絕不有懊雜惡心不知味等

証兼之者今有之信非其爲心病矣然則其不得
臥者何病耶曰素問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亦胃病
也
驚悸恍惚恐怖及怔忡不得臥諸証同出而異名者
也不可疑其証之異而治亦與之俱異也一商年
近正何諸証咸集而于怔忡則尤甚遠近名家大
半以爲心血不足餘則有謂膽氣弱者有謂心腎
不交者又有謂痰客胞絡以致神舍不清者其所
用之藥則皆不外當歸地黃人參五味黃連麥冬

菖蒲遠志天麻膽星茯神酸棗仁及琥珀牛黃丹砂龍齒之屬。遂巡數年。日以增劇。甚至煩躁靡寧。不餐不寢者踰月。余診之。脉來數且洪。而右關益以滑。此胃中有火有痰之明驗也。先投小胃丹五十丸。胸中便有旋轉勢。而神情亦稍安。即以鐵銹水一碗。煎半夏五錢。橘紅茯苓枳實黃連人參白豆仁各一錢服之。遂得安枕。通宵。并索食焉。繼製滾痰丸。日服三十餘顆。未兼旬。而大便積去痰積無計。頓使病者氣清神爽。百苦盡脫。快不可

猶有此達人

言後以艾火灼其腹之中脘巨闕以絕生痰生火之源更以大補脾尤倍加參朮以保胃中元氣証雖有異而治未嘗有以異也但此病由于七情抑鬱心志不克舒伸而得終非醫藥所能療必也中懷坦若不以既往之得失興廢戀其心庶不更作尚亦頗是有見家事悉付妻兒新置一婢遣之出嫁日同二三知己飲酒豪遊忘年忘日逍遙于世外之天三十年來不唯病不更作抑身年雖壽而不衰

昔一犯腰痛者衆以爲腎虛而用杜仲山茂當歸續斷故紙地黃之類久而彌甚乃就質于余余細察之則知其病在胃中耳何也其飲食減少時發噁心嘔吐者非胃中有濕行痰之候乎且其痛臥重而行輕每臥欲起則腰胯重墜不能轉側必將此身徐徐擺動始克强起而行逍行則又漸覺舒和矣此蓄濕痰之乘氣靜而陷于腰胯之閒故作痛乘氣動而流散于腰胯之外乃得舒和耳若果腎虛則臥而逸痛必當輕行而勞痛必當重抑何是

之、反歟。初與小胃丹五十粒、連下宿水四五行、繼以二陳湯去甘草、加蒼朮澤瀉砂仁、三劑、痛勢頓減、隨與蒼朮爲君之大補脾丸、服未旬餘、痛即如失、

余臨症施治。必用自家主意。不敢遽因病人之所告。與傍人之所傳爲實據、蓋病自有真、非傍人、所能知、并非病人、可得言其詳也。余隣人一少年偶肆嫖于妓者家、歸來自以爲損也、乃饕餮厚味以補之、次日即發熱頭疼畏寒不得汗、余視之、病者全

不了意

古稱老同非老年乃老到耳

不以自諱實告于余欲余作陰証治、不意診其脉浮、數而不虚且語言動止。皆壯厲而有力並、不見有所損之、候是。雖犯婬實陽証也、酌與羌活冲和湯一劑。病者自負知醫。疑而勿服。更一醫年已老而亦頗有名。可無誤矣。乃漫不加察。輒從病者之所告、以參蓍桂附等藥。誤投之。曾未之夕。即躁擾狂越。遍體紅斑。九竅流血。而卒至于死。一農家子、年甚壯、又形偉而氣强、忽患身熱病、遣其兄延余治、余未往、先囑之曰、我弟無他病、只連月醉飽、更

大嚼羊肉麪食與新米飯耳須得大消導藥乃可療余竊謂知弟莫若兄且傷食又農家嘗習言雖未確或亦近之及往視則大不然六脉洪數而虛極頭不疼腹不悶言語輕微而更嬾于動止此內傷元氣之虛熱非有餘病也進進補中益氣湯十餘劑參耆加至四五錢兼以肉食等味而調補之月餘始愈嗚呼信兄言也則爲躬者必貪枉而歸泉矣抑此推之而謂傍人之言可據乎病者之言可據乎

酒之爲人利也禦霧辣風袪寒敵暑快氣舒脾聚歡消悶其爲害也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僨事招尤利則當歸功于酒害則當歸過于人世之蒙害于酒者未有不歸過于酒嗚呼酒固未嘗害人人自害于酒耳胡勿思之甚也民非水火不生活何嘗有害于人然亦不能無蹈水火而死者遂歸過于水火可乎

世皆以飲量過人者稱爲善飲酒癮善之一字豈僅飲之過人者遂足當其稱乎非也謂善得酒中之

注而告旨使可療病之何必過還丹氣上笑而與方之當作藥也

味而飲之不失其宜也或值花朝或當月夕或遇天寒或爲雨悶或撫今追昔或即景興懷或肢體欠和或神思冷淡或與故人聚首或與知己談心或與韻士高人論詩論文論世外事隨境之可借酒娛情于此而能多飲者固謂之善飲酒不能多飲者亦謂之善飲酒即涓滴不飲而酒致酒情不多讓于過人之量者亦未嘗不謂之善飲酒也若遂以無節無厭日日沉酣之輩而稱之曰善飲酒竊恐未嘗酒後偶及敢請政之善飲酒者

可見酒之不沈湎

張本斯五湖漫聞有云、余于都太僕坐中見一張翁年一百十三歲、普福寺見王瀛洲年一百三十歲、毛閒翁一百三歲、楊南峰八十九歲沈石田八十四歲、吳白樓八十五歲毛礪菴八十二歲、俱精敏不衰。升降如儀。問其頤養、皆不飲酒。即如文衡山、施東岡、葉如巖、動靜皆與壯年不異。亦是俱不飲酒者。

推蓬寤語云、人生類以眠臥為晏息、飲食為頤養。不知眠臥最不可嗜、飲食最不可多。飲食過多則腸

氣抑塞嗜臥過多則神氣憒消將以養生適以殘生君子夙興夜寐嘗使清明在躬淡味少食嘗使中懷舒泰

素問有所謂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之說者論無病之嘗也所謂不遠寒不遠熱之說者論無病之變也今之人但知其嘗不知其變時當夏令不論有病無病槩不敢用桂附乾姜以犯司氣之熱時當冬令亦不論有病無病槩不敢用石膏芩連以犯司氣之寒竟不思天令雖熱而受病在寒即桂附乾

令時從証
自然之理

東垣先生
亦知也夫

姜亦所勿忌易得因其天令之熱而遠之天令雖寒而受病在熱即石膏芩連亦所勿忌易得因其天令之寒而遠之須知寒熱之藥乃治寒熱之病在人身者耳非治天之寒熱也

滋陰養血之藥予固未嘗廢也世俗則謂我廢而不用不既寃乎雖是世之季也虧敗脾元者十人而九故不敢遽用滋潤之藥以戕既敗之脾元耳豈眞廢而不用哉試舉一二最明白最顯現者以例之則世之謂我廢而不用者自迎刃而解矣如產

總之脾虛不能攝血歸元不可仍作血病治

後諸病。夫人而知其爲陰血虛也。倘其人。兼有胸腹不利。飲食少餐。或惡心。或嘔吐。或作瀉。作脹。而爲產後之脾胃病者。豈可遽以血藥投之乎。虛癆諸証。亦夫人而知其爲陰血虛也。倘其人。兼有胸腹不利。飲食少餐。或惡心。或嘔吐。或作瀉。作脹。而爲虛癆之脾胃病者。豈可遽以血藥投之乎。腸風下血。血藥亦所必需也。而或兼有脾胃諸証者。豈可便以血藥止之。而不思更有所以治之乎。崩漏下血。血藥亦所必需也。而或兼有脾胃諸証者。豈

可便以血藥止之而不思更有所以治之乎世間類是者甚衆故予不敢妄用血藥以誤人非爽糜而不用也

或問補中益氣湯凡爲虛証者服之無不驗唯施于癆瘵骨蒸之人病必增劇果何謂哉曰此方乃東垣先生爲內傷勞倦而生虛熱者設也夫內傷勞倦而生虛熱者陽氣虛也參芪甘草專補陽氣之虛故用之無不驗也佐以升麻柴胡者因其氣之下陷也所謂治氣者主陽而升也至若癆瘵骨蒸

陰虛陽虛相差若別豈可合哉醫者不可不亟請于斯

之人。是陰血虛也。陰血虛者。法當用地黃當歸玄參知母鱉甲門冬沙參牡丹皮銀柴胡以及秋石童便之類。補其陰而降下之也。所謂治血者主陰而降也。遽用溫補升提之藥。是助陽矣。助陽則耗陰血矣。病有不致增劇者幾希。

昔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朱子竟認巫醫爲兩事。一註以交鬼神。一註以寄死生。岐而二之。恐爲未當。夫醫之道。始于神農。開于黃帝。著有素問內經。以救民族苦。所謂寶典之書。至尊至

可增入前條

貴莫之與並、豈可與巫覡之徒同日而語哉、但醫有不同、名稱亦是有別、精于醫者曰明醫、普于醫者曰良醫、壽君保相者曰國醫、粗工褊淺學未精深者曰庸醫、但有時運造化者曰時醫、至若擊鼓舞趨祈禳疾病、不以醫藥爲事者、則謂之巫醫耳、世之稱爲端公太保、夜行卜士、北方稱爲師婆、皆此也、正南人謂之巫醫也、蓋謂一切虛誕之輩、亦是不可無恒也、

蒋統云、世之行醫者、有一要訣、不必博摩書、明道理。

時流行狀 庸醫無道 不知羞了 小窮先生 話

要害忽下

只須畧讀難經脉訣、抄些經驗成方、此外、唯整修齊其、周旋世情、奔走豪門、結歡僕隸、廣賂巫卜、遍婦、姑婆、能如是、則到處彰名彰譽、謂有不行者。天下鮮矣、又須老着面皮、不顧慚恥、口口異人傳授、言言接命神丹、談及富家巨室、不親是親、不族是族、不相知是至相知、且大其誇、駭他儂儂庸庸之輩、自然假可作真、耳可當目、偶而僥効、竟冒其功、設也誤傷、委命無怨矣、縱有識者、洞見肺肝、亦只任他笑譏、錢財我自得之耳、何必孜孜、孜孜為學徒、自

勞苦哉、嗚呼、醫日流于弊也至此矣、無怪乎有道者之鄙賤矣、欲求得一真醫、亦已難矣、
近有一等行醫者、偶得一方一藥、輒滿顏矜色、抵掌傲笑而言曰、我藥能救人之命、噫、命果何物、而可、醫、藥、救之也哉、即古昔大聖至神、靈至慈愛、亦不、過、能以、藥治人之病、未聞、有救人之命者、今且無論不能救人之命、仰欲求其能治人之病者、亦不、多、見、矣予雖不敏、誦讀于斯者有年、悟採于斯者有年、忘食廢寢、默契神黎、以至歷危際險者、又有

年亦僅知探虛實測淺深權緩急能治人之病還其不死而已豈遂因以爲功而曰我藥能救人之命哉從未之敢也

宋張子綱神醫也居鄭州刑部尙書慕容彥逢爲母夫人病召子綱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月將就木子綱欲入視彥逢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實不煩視子綱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而復生者何惜一視彥逢不得已延入子綱揭帛注視呼仵匠語之曰曾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

老到一至了此

□家一至□此

曰無然則汗不出而應爾不死也幸無亟飲趨出取藥命急煮灌之戒曰善守至夜半大瀉則活矣子綱舍於外館至夜半忽聞病者腹中勃勃聲遺溺物斗許而甦舉家驚喜遽叩呼子綱子綱曰吾憊倦莫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遲明徑命駕歸鄭彥達請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其排服之數日良愈蓋子綱以彥達有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後紹興王秬叔邁子綱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僅能七八爾吾

慶心一至
于此

長子病。診脈審證。察色。皆爲熱。命煑承氣湯。將飲復疑。以至再四。勢必飲矣。一似有掣吾肘者。姑持杯以待。兒忽發顫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出如洗。明日愈。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謂之十全哉。嗚呼。予綱往矣。予且未暇高其才。高其識。獨是品槩絕倫。大可畏服。千秋而下。願爲執鞭。因誌之以自勵

膏粱之人。與藜藿之人。處境固是不同。而形質亦大有別。凡有治療。斷不可同病而拘一例而棄也。如

皆外感病也。而膏粱之人。不可太發散。皆停滯病也。而膏粱之人。不可太消導。皆有火有熱病也。而膏粱之人。不可太寒涼。一或過當。則元氣必致有傷。虛証立見。多死少生矣。正猶柔脆之物。不克勝任風霜故也。

世間有一種太陽之人。有一種太陰之人。太陽之人。雖當冬令。身不須綿。口常飲水。色慾無度。大便數日一行。苓連梔柏大黃芒硝。恬不知怪。太陰之人。雖在暑月。不離複衣。食飲稍涼。便覺腹痛泄瀉。參

术蓯桂附不絕口一有慾事則呻吟不已此兩等人各稟陰陽之一偏者也與之談醫各執其性之一偏而目為全體嘗試而毀為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其為誤也可勝道哉

趙養葵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此二至最為緊要至者極也陰極生陽絕處逢生自無而有陽極生陰從有而無陽變陰化之不同也若春分秋分不過從其中平分之耳然其尤重者獨在冬至易曰先生以至日閉關閉關二字須看得廣月令云

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則不止關市之門矣

又曰冬至一陽生當漸溫暖何爲臘月大寒冰雪反盛夏至一陰生當漸清涼何爲三伏溽暑酷熱反熾曰此將來者進成功者退隱微之際未易以明也蓋陽復于下逼陰于上井水蒸而堅冰至也陰盛于下逼陽于上井水寒而雷電合也凡病面紅口渴煩燥喘咳者誰不知是火盛之極抑亦自有腎中陰寒所逼而然者豈可槩用寒涼之藥害人

生命乎。

何柏齋先生曰、劉河間論三消之證、皆由濕寒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盛所致、王機微義深取其說、且謂治此疾者、補腎水陰寒之虛、瀉心火陽熱之實、則病自已、復斥世論以燥藥補腎之誤、不知世論大是、有理、特詞不足以發之耳、蓋腎主元陽、元陽之火盛則能升腎藏之水、使津液上行以制心火、而爲既濟、元陽之火衰則腎藏之水不升、水之入于腸胃者、皆從其降下之性、而不升散、故心

從來有驗

火無制熾盛而作渴此蓋水火未濟而未可遽謂濕寒之陰氣極衰也若謂補其腎水陰寒之虛便可止渴則水固陰寒之物也渴者飲水不絕何以不能補其陰寒之虛而止其渴耶其論之非明矣世論用煖藥補腎使腎水上升以制心火不爲無見但消渴之證必燥熱之陽氣有所鬱結而成若不求而去之概用煖藥補腎則藥病扞格煖藥未得收補腎之功而先有助邪之害則消渴愈甚又不可不慮也法當用涼藥食後服之以清其上更

用緩藥空心服之以培其下權其輕重緩急而施治之庶無偏弊耳世傳有渴病僅飲繰絲湯而止者蓋繰絲湯所煮者蚕繭也蚕性極熱煮而爲湯澄冷而飲之則熱性歸下而不扞格故能升腎水以制心火而止其渴所謂熱因寒用者也世人雖知有此治而未能明其旨茲故及之

朱丹谿先生曰西北之地多風寒故患外感者居多東南之地卑濕故患濕熱者恒衆蓋北方高阜天不足西北而多風東南卑下地不滿東南而多

濕方土之候。各有不齊。所生之病。多隨土著。醫者必須因時處治。隨地判宜。治北人之病。宜以攻伐外邪爲多。治南方之疾。宜以保養內氣爲本。何也。西北氣厚。飲食倍常。居室儉素。元氣不伐。一有疾病。輒用疏利。其病如脫。若夫東南體質柔脆。腠理不密。飲食色慾。與西北迥別。槩用疏利。不几于操刃殺人耶。雖然。西北固厚。安能人人皆實。南方雖薄。安得人人皆虛。必觀其人。因証而藥。斯無一偏之弊耶。

王節齋先生曰或問今人有言東垣之法宜用于北丹溪之法可行于南如何曰東垣北醫也羅謙甫傳其法以聞于江浙丹谿南醫也劉宗厚世其學以鳴于陝西果如其言則本草內經皆神農黃帝岐伯之說亦止宜施于北方耶夫五方所生異病及治之異宜內經異法方宜五常政大論已詳言之矣又如北方多寒南方多熱江湖多濕嶺南多瘴謂其得此氣多故亦多生此病非謂北病無熱南疾無寒也至于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則五方皆

同豈有南北之異耶

又曰、或問人言東南氣熱、可服寒藥、西北氣寒、須服溫藥、然今東南之俗、胡椒薑桂、人常食之、不見生病、而北京士大夫、恒食胡椒辛熱之物、何也、曰東南雖熱、然地卑多濕、辛熱食藥、亦能劫濕、西北雖寒、然地高多燥、辛熱食藥、卻能助燥、故耳、用藥者宜識此意、